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新发现材料 大字本第一册至第六册图片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一组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几位政治局委员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都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一组文章写得较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大概不会因为看了这些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现在将不妥之处略作修改，印给中央委员一阅，还不想公[开…机要…]...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一）[驳]“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

...[“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同盟罢工已经[日益成熟。”]...

关于士兵斗争，则认为：“兵变的潮流，现在已普及于全国”。完全乱吹。

“在华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

维埃政权了。”这是反对所谓“华北落后论”的起点。

可注意的，是这个文件说到了“中间阶级”。它说：“中间阶级的动摇与他对于国民党的不满，也日益加甚”。但所谓“中间阶级”，究竟指的什么人呢？此时我们还不明白。

在上述一切分析之后，文件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一切[这些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

[…]“…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所谓“中间阶级”，原来如此，茅塞顿开。小资产阶级还只要“下层”，何不正名曰“下层的中间阶级”？

“在上海等处，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

“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罢操以打日本是难的，士兵不会放枪，怎么打法？“鼓动口号”，而且是“中心”，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距作本决议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

（二）[驳]“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页不能免。这是很多年轻人所不能理解

的，他们总以为共产党员全都是好人，而不知道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即使是共产党也是很复杂的，无论何时，总有一些投机分子混了进来。而对于另外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则属于认识过程问题，他们缺少经验，却又要妄自尊大。如果这两类人掌了权，而主要是第一类人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大…

……

[(三)[驳]“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四）[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

…日的“动令”的。

这个文件首先说到中国的经济，而得出“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结论。据称：“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门内进行着”，却只举出几个个别的关于轻工业的具体例子及农业部门中的“水灾”作证明，此外尽是笼统之词。

关于革命发展形势则描画得如火如荼。据称：“占领了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并有占领抚州的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的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则[?].…

……

…领导…反帝，实际上只是吹吹…没有…对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关门主义，上行下效，安能责人？…

...小党派的传单，多做几次“飞行集会”，多喊几句“夺取武装”就叫做“联系反帝”吗？须知这不是联系反帝，而是脱离反帝呢！

在举了国民党非嫡系的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一个例子之外，加上一句“各地零星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就作出这样肯定的结论：“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

为欲解释一切代表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小党派在民族浪潮高涨期间采取积极…

...这些…最…的大量才打…

……

（五）[驳]“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

...长官…

...下面…： … “…[十九路军]兵士，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可谓…

“大批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九月二十日及十二月十一日，两次命令上都载了的，这是第三次。

“革命的士兵立即组织士兵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组织”。抵抗的长官除外，算是一个恩典。

“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抄十月。

“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

...[“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商人…
.....

（六）[驳]“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
...是万分…沪…否…

[...“...自然日趋死亡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无论如何疯狂地挣扎，结果必然要受到革命势力有力的回答，而归失]败以至灭亡，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责任,绝不能有一点的等待”。绝不能有一点的等待吗？这是那一条马列主义教给你们的？二月二十六日下令要在上海“立刻”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到三月三十日还未推翻干净，不，还未触动他们一根毫毛，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依然还在那里存在着，未免已“有一点等待”，该打屁股。

“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的紧急关头，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任务，提到最高的限度。坚决地反对一切对这一任务的消极怠工与估计不足。” …]

...运动…
.....

（七）[驳]“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
...[“...提议解散红军编为]游击队，实际上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完全的投

降”]...红军…不…指。… “庸俗的的保守主义”，首先是…苏区…三一年八
[月]...

...时间，并进行打通闽西赣南两苏区的工作。左倾路线却要我们向北方打城市
据点，我们没有执行，“庸俗的保守主义”的帽子于是乎送来了。

所谓“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轻视民族解放与帝国主义
直接干涉”，首先也是说的中央苏区，因为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类观点，我们历
来表示不同意。

还有一条战线。据说：“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亦不能一刻放松，这些左
倾机会主义表现在：在以左[的空话来掩饰机会主义的消极，忽视国民党进攻苏
区的危险，以为国民党已经不是苏维埃运动的正面的敌人” …]

...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在什么时候…进行…

.....

...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左倾路线的领导…觉得周声…天…作一斗争”， …后
曾…

...进攻”，大概也有一分是说中央苏区的。但按之事实，则从一九三一年八月
打破三次围剿起，直至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举行四次围剿止，整整一年半时
间，国民党并没有向我们进攻，为从来围剿间隔的最长者，左倾路线天天喧嚷
国民党进攻，像小孩子怕鬼一样的乱嚷，真是不胜好笑又好气之至。

这里只有一句话说的很对：“以左的空谈来掩饰机会主义的消极”，恰好说
中了左倾路线自己，夫子自道，…

.....

(八) [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要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

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

…向…世界革命前…必…对于谈苏联，斯大[林]…工…。而且…其…

…他们做起调查工作来，比孙悟空还来得快，大概是“加速度”的罢，比马克思调查资产阶级社会还来得周密，大概是“科学”的罢。不然，以全国之大，全党散布之广，又没有无线电（除了中央苏区一处），又没有有线电（国民党不许借用），又没有传骑（国民党不许通过），并且还有好几处连钦差大臣也没有来得及[赶]去，何以知道“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危险”呢？至于几个“必然”，那当然是“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分析，因为倘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怎么会知道中央苏区等处…

……

…就…那有什么须…次…利…一省几省的…？…明显的，…一切…的…主义，的顺利…用…

[…“…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消灭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我们没有“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符咒，也没有“辩证法”的符咒，又是“丝毫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当然只好念“打土围子”之类的符咒了。可是临时中央老爷们的“辩证法”，不到中央苏区还好，一到了时，就要“总退却”了，于是乎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的“辩证法”是灵的很的。

…量的…交…事，其…管…的…

……

...“...一方面，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变成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骂...是...苏区...

[...“...这种‘左’的估计，当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么？也是冤枉的。既然你们成天的说一切帝国主义都要直接进攻苏区了，难道“一切帝国主义”的大兵还算“偏师”，国民党反算主力了么？依我看，这种“偏师”说，倒是真正执行“中央路线”的东西，理应受赏，不应受罚，此案也断得不公。

为了作文要有曲折，为了一万七千字的大文中如果没有二三百字骂一骂“左的估计”，就不成其为“完全正确”的东西，不足为...

...等...工...

.....

...我们...争取...

应该严正地教训临时中央的一班老爷们，这个在民族斗争中没有领导权原因何在的问题，是绝不能这样解释的。没有领导权的原因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在九一八以后王明中央及博洛临时中央的关门主义的领导。这批老爷们，全不知道九一八以后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变化了的东西是什么，自己的策略应该如何去适合这种变化。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活跃起来了，老爷们却把他们一概看成[反]...

.....

...的政治路线之间的矛盾即如...抵制日货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由广东省...一切帝国主义都是...

...不仅可以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投降派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我们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孤立投降派资产阶级的目的，并且可以利用英美法各帝国主

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达到我们争取英美法孤立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这一点不了解，抵货的策略意义就完全没有了。我们老爷们的一切主张之所以是完全反列宁主义的，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完全违反列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学说。照老爷，只有工农与日本之间一个矛盾，没有其他任何矛盾，因而…

……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

…“…[不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去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去使斗争革命化，而是先要有了群众，然后能领导]斗争，不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吗？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差不多在很多地方发现过，就是中央职工部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不]要组织而可以进行斗争的！出于何典？今古奇观呢？还是封神榜？“工人的经济斗争”么？叫他们“斗”就是，工人组织的组织不组织，愿意不愿意，

客观形势许可不许可，一概是不成问题的。谁在这上面提出问题来，如像上海工联以及山东省委的巡视员之类，那不过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已。至于“革命化”呢？“斗”他妈的几十次几百次自然会“化”的。李立三不是早已有过这套高论么？照他的主张，任何组织工作也不必要，因此也不必做，群众自然会“革命化”以至于“暴动”的。老爷们继承立三，[大笔一?]挥，可以…

…是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我们…

……

…[“…请问除了闭着眼睛胡说工人运动落后的反革命的取消派与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总是爱把革命同志和反革命派别并列在一起，除了解释为居心狠毒与别有用心外，不知还有什么妥当的解释没有？）谁能说，在白色区域内，工人运动里落后于农民运动呢？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老爷们的描述是主观制造的，工人运动有一分，他们就要说成十分乃至百分，拿了这样胡乱制造出来的“事实”来证明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是平衡的了。并且如果不照老爷们这样硬把不平衡制造[成为平衡的?]话，就……

……

…们原来…主观主义，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客观…的…

…[老爷]们的正经。“党的主观力量薄弱”，这是空话，等于不说。因为老爷的主张是平衡论。“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别人，正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那批占主要统治地位的老爷们，正是平衡论的倡导者。

“布尔塞维克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时，首先就应指出党的正

确的领导与正确的策略是消灭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个世界’。这种革命者的精神，[当然一切[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

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同时，为得要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得要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斗争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我们也必须同那些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或者象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做斗争。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调和主义，在我们党内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间，[往往缺乏一种对于倾向的仇恨与同倾向斗争的积极性，以为一点点的小错误是可以马虎过去的。]”...

...[“我们必须绝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与警觉性，以巩固党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主义的倾向”]...

.....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

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

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

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斯基份子，布哈林份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节[内?]曾经[说?]到…[“...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的问题，左倾路线随时都…为…

.....

...[“左”倾路线随时都把自己的路线冒称为国际路线，许多文件上都可见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说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没有错误，这是有过的，并且是严重的；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那个路线，就是反对先锋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冒险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畏缩不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路线。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

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否认革命不平衡，又没有叫我们在华北建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帝国主义全体一致地进攻苏联，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国民经济总崩溃或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与命令一切]...

...[又没有叫我们]们…“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又没有叫我们]...“...最坚决无情的打击”，又没有叫我们…来…而里面尽是…中国革命实…主观主义…

...[又没有叫我们幼稚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 Q，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乎不可以不辩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有严重错误的，但中国人为什么要听信这些错误意见呢？一个大国的共产党人，自己不负责任，反要将责任推给共产国际，这是没有道理的。

（九）[驳]“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

...[周恩来?]同志后来组织起来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发的。但书面的判决是一件事，

历史的判决又是一件事。无情的历史作了相反的判决，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所不及料的。

中央苏区与上海临时中央之间的争论，开始于九一八事变亦即三次围剿粉碎之后，至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二年的整个春季，中央局内部充满了两个形势估计之间与两个策略路线之间的斗争，争论焦点集中在于红军行动问题，我们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意见。…

……

…[“…在革命战争的进行上，因为对革命力量估量的不足，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是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于革命发展红军行动积极化有最大的阻碍和妨害，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一刻也不应再容留在苏区内。”

好了，骂得可以了。

但是历史恶作剧，这种“机会主义”，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似乎还更厉害些，何以言之？因为自从左倾路线争权以后，经过他们之手，任何一个“中心城市”也没有迟迟地“夺取”过，更不说什么“迅速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呢？那就改成了“一省或数省首先失败”，整个南方苏区丢完，整个白区党丢完，真是一群没出息的败家子！

……

…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实话上有载…之后，忽然…想…

…[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作…

…于这么一个“错误”方面，却反吝惜起笔墨来？意者以为这个所谓“错误”，原来并不存在的，十七个字还略嫌多，绝无不足之虑。不见“轻敌”“盲动”

之上，加了方括弧么？方括弧者，并非引号，表示并无其事，不过提提应景而已。

“但主要的火力应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做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要知道不向这些错误开火，是不能彻底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转变而实现当前的任务的。”

不…！ …

…行” …是…

…[“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Q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执行，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

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路线的中央与地方…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

【全文完。】